

# 唐棉

目次

推薦序——平凡的魅力 方梓

9

讀〈唐棉〉

輯一

那年，國雄的夏天

17

家在圓環

33

神聖的一票

53

雞事一椿

63

連姨

75

三月天

91

阿英轉蛋

99

回家

113

志成與蚵仔伯們

125

身後

135

輯二

臺北新鮮人

147

頭家

159

唐棉

175

有夢

191

退場

207

後記

216



推薦序

—— 平凡的魅力

方梓

讀《唐棉》

談都市文學，對位就是鄉村／鄉土文學，就像黑白一樣，十分兩極沒有中間地帶。其實在都市和鄉土文學的夾縫一直有「小鎮文學」的存在，但早期多數被歸屬在鄉村。小鎮，這個介於都市與鄉村的地域，既兼有都市的某些便利機能，又有鄉村的樸實熱情，在書寫情調上也比較多元。這一、二十年來小鎮文學萌發，最具代表的小說便是陳雨航的《小鎮生活指南》，詳實描述小鎮的地誌、文化、歷史，再現小鎮風華。

小說是從日常的經緯佈局出發，去展現平凡／普通性的魅力。廖淑華《唐棉》輯一以小鎮書寫，輯二是從小鎮出發至北部／他鄉謀生的故事，但緊牽著小鎮生活。她由小鎮的一家一戶，逐漸拉出一條街，一方小鎮的樣貌。年代由一九六〇

年代開始，細寫小鎮的人物、景象。小鎮裡每個家庭都有一、二件可大可小的事情。一、二個比較「活潑」的人，不管是「雞事一樁」，還是「西藥店的兩個老婆」，小鎮就靠這些活潑生趣了。

文學的第二種力量就是它的再現力，一切都應有它本身的味道。在本書第一篇〈那一年，國難的夏天〉廖淑華開宗明義定調起小鎮地理位置、環境，「小鎮從火車站前的中山路切成兩半，一半稱新市，一半叫做舊市，說話時大家習慣加個『Y』的尾音。舊市Y這一半就屬福德樹土地公廟周圍最聚市、最熱鬧，正對土地公廟的一排房舍後方有條大圳溝，圳水來自鎮外的大溪……」。〈唐棉〉輯一的幾篇小說都展現了小鎮獨特的味道，人物的投足扭身、街巷屋舍、生活起居，廖淑華寫來彷彿活脫脫呈在讀者眼前，如影像播映，琇雲的溫婉、阿連的男人女相、阿英的乾瘦、小街的樣貌、餅舖、西裝店的陳設……一目了然，宛如回到一九六〇年代。

細節藏著功夫，小地方看格局：廖淑華擅長描述細節，「小鎮清早的街市，三三兩兩行人，女人家小心托著月桃葉上的豆腐，稍急步伐扭動的身軀如手上剛出鍋的豆腐一顆一抖地；老人拎著蘭草綁著的油條，走過路口的土地公廟時仍不忘虔誠合十拜了拜。」大半的作品，廖淑華都細述景與人的互動，以及人物特寫去彰顯情節的演繹，以小托大，厚實了小說的豐富、可讀性。

〈唐棉〉輯一、輯二大半以女性做為主要敘述，廖淑華剔盡了女人的心思，〈阿英糊蛋〉透徹了偏房處境，生與不生的兩難；〈回家〉入骨了「她」的寂寞及悲思、反諷女人的「回家」；〈唐棉〉中女人的韌性與無奈……

寫作從廢墟出發，從無到有創造了新境界：廖淑華以樸實的文字，沉靜的語調，從小鎮出發再現小鎮歷史，也開創小鎮的新視野。

輯  
一



## 那年，國雄的夏天

小鎮從火車站前的中山路切成兩半，一半稱為新市，一半叫做舊市，說話時大家習慣加個「Y」的尾音。舊市Y這一半就屬福德街土地公廟周圍最聚市，最熱鬧，正對土地公廟的一排房舍後方有條大圳溝，圳水來自鎮外的大溪，川入小鎮後蜿蜒蜿蜒來到土地公廟的圳道是鎮內最寬廣的區段。附近女人家每天在這裡洗衣兼交換東家西家情資，除了颱風落大雨或有那麼一、兩次被洗衣婦女叱罵「目睷被蛤仔殼蓋到，不懂規矩」的外地人亂倒死雞鴨或垃圾之外，圳溝水終年清澈。

圳溝呢兩棵枝葉茂茂的龍眼樹結果纍纍，淺褐果殼還帶青綠，在夏日晨曦中

顯得生機盎然。每天清早在圳溝洗衣的女人偶爾抬起頭或直起身舒解筋骨時，總會不自覺地帶上一句：「這樣龍眼真會生呀，毋免再半個月就可以摘了。」一旁低頭搗衣的、淘水洗刷的、等著別人洗畢候位的，就有人出聲相和，「別急，還要個把月才會熟呢」，「去年結更多，紫紫垂到低低的，站在橋上踮腳就採得到」，話說著還一邊揮動揉搓衣物的手輔助形容結實盛況，左右的女人偏頭閃躲飛濺的泡沫，引起一陣小騷動，有人則噴噴示警：「莫要潑上別人洗好的衣物了……」

幾年前鎮公所搭了座水泥橋，取代補了又補走起來嘎吱嘎吱彷彿隨時會崩斷的木板棧道，新橋就剛好建在黑人——陳國雄家門前。陳國雄，長得就像他的名字「國」字一般，頭大體壯，皮膚黑不溜丟的，除了冷吱吱的冬季，從小就愛泡在圳溝，但也沒因為這樣見他白過分毫。他的阿公——醫菜陳的膚色並不黑，對旁人的打趣也跟著玩笑說，「好佳哉是產婆來家裡接生的，要不，還以為抱錯別人家的小孩。」陳國雄今年要升國中了，像吹氣一樣一下子比他阿公高半個頭，調皮不受讀書，鎮日和玩伴在外瘋癲，整個人曬得又黑又亮。

準備出門做生意的醫菜陳一隻耳朵聽著女人們的嘖嘖，一隻耳朵留意屋裡的國雄起床否，手上可也沒閒著。他將鋁盆瓦鉢陶甕裡的醬瓜鹹蛋蔞瓜醬酸布子

鹹魚乾……一一補全，又來回擦乾淨醫菜車桌面和盆鉢間的縫隙，與女人打交道這些細節最不能馬虎，那些老阿婆、歐巴桑買醫菜還兼衛生檢查，屋裡沒聽見動靜，國雄還在賴床吧，算了，星期日不用上學，讓他睡吧。醫菜陳把推車推出門，幾步路就到圳溝邊，新建的橋面有些微坡度，剛一出門他特地多使點力氣如同助跑，只要前輪推上橋整台車順勢就上橋了。他最不願醫菜車一開始沒順利推上，因為接連著若要推第二回會更費力，而且明明低頭在洗衣的女人立刻一人一句：「要倒退幾步再出力推啦，哎喲，小心腰閃到，行不行啊，要幫忙否……」

這些查某人有夠話多。醫菜陳心中嘀咕。這些年出門做生意，已經有年輕人叫他醫菜「伯」了，真教他氣惱啊，他還差一年才六十呢。醫菜陳真的還不老，他的個子不高但身子骨健壯，在賣醫菜之前曾在工地工作，扛板模、綁鐵筋、疊磚塊項項做得來，粗重勞動讓他胸背臂膀顯得結實，然而青壯年期曝曬出的黝亮臉色到這年歲不免多少褪成黛黃風霜了……

國雄醒來正好聽到阿公推車出門，他倏地翻身起床，快手快腳到灶間水缸勾了氣清水掬往臉面搓搓洗洗，剩下的水朝嘴巴一倒，半走半跑往大門奔去，嘴裡的水一陣往返咕嚕後「呸」地吐在門口。他在橋頭快步追上阿公的推車，醫菜陳

讓出一側，國雄一手搭在車台一手扶住車把手，祖孫倆一下就把推車滑上橋了。那些女人又是一陣喧嘩：國雄好乖，幫阿公推車囉。少年仔人較有氣力啦。這麼大漢了，和你阿公一般高囉，今年該讀國中了吧？

醬菜陳朝那堆洗衣的女人揮揮手點頭，算是打招呼也是回答。

他們順著圳溝坵推著。初夏的早晨，風徐徐迎面拂來帶著新鮮花果的清甜，天地清朗，溝坵人家探出圍牆的果樹花叢連那騎頭野草慨皆欣榮生綠；醬菜陳看著款款而去的流水，心緒忽然有些觸動，冬去春來日子不就像這條圳溝水流，年復一年，流逝的永遠返不了頭；兒子媳婦都不在身邊，老伴更是早早成仙好命去了，自己日日低首謀生，不知不覺也把國雄養大都要讀國中了。他看著身邊胳膊粗壯、胸膛結實的孫子已然是個少年，怪不得人家要稱他「伯」了呢。

國雄低頭推著車，他想走快一點，快一點離開圳溝的喧囂範圍。不止一回，就在他幫阿公推車過橋後，那群洗衣的女人只要有一個人起了頭，議論他們一家的嗚嗚喳喳就在醬菜陳的背後迴蕩，剛剛好可以鑽進他的耳蝸。她們說他的父母親不負責任，把他去給阿公養；這些風言流語不懂得迴避小孩，她們談國雄跑船的父親，講伊緣投嘴甜有人緣，敗在好賭，風流，闖了禍所以無顏待在家鄉；

說到國雄的母親，不修飾的「番仔查某」就從那一張張開合不休的嘴流洩出來。醬菜陳的耳朵沒加蓋，他只能跟漸漸長大、似懂非懂的國雄說：「不要聽那些查某人亂講。」對哪些話屬於「亂講」國雄有聽沒有懂，但他聽懂那些洗衣婦女說起那個水水的番仔女人，時而帶著妒忌時而鄙夷，聽得懂她們說他的媽媽有一頭烏亮柔軟長及腰的髮。

隨著年紀漸長國雄不喜歡別人談論媽媽，他原記不得她的樣子，但家裡有張在相館拍的照片，阿公說那就是「媽媽」。媽媽抱著他，對鏡頭微笑，輕輕淡淡地笑。她穿著一件白色小黑點無袖洋裝，烏亮黑髮直到腰際，因為如此，國雄記得媽媽了，甚至有奶香懷抱吸吮乳汁、有髮絲刺觸臉龐的記憶……，但他不想問阿公，媽媽呢？

媽媽的長髮有多柔軟？常常，國雄浮潛於午後安靜的圳溝時，這麼冥想著。洗衣場對向堤岸沿著圳溝豎立整堵石板圍牆，沒有闕可下圳溝的石階，圳溝壁的青藻、水草因而茂盛，飄然水中清澈可見。國雄曾想：烏溜柔軟的長髮，應該就像水草這樣吧？

祖孫倆走出圳溝巷弄，把醬菜車往土地公廟方向推去。

「不是要畢業考了嗎？你睡到這時陣？緊返去讀冊，到時考不及格小心被留級！」醫菜陳不識字又要做生意，國雄的書讀得如何他實在使不上力，只能時時督促孫子做功課，似乎只要國雄乖乖坐在桌前就多少會把學問裝進腦袋裡。國雄算術、國語成績平平，比及格好一點點，體育成績不錯，學校老師說國雄體格好，反應靈活，以後可以打球、當國手。「打球賺錢敢有夠養某子？」醫菜陳懷疑打球敢能算頭路？

老師說若選得上國手應該可以，醫菜陳還是不相信，「打球敢能打一世人？」老師說可以往讀體育系當老師的方向規劃，不過前提是得要考得上師專或師大，不但讀書公費畢業後又有工作保障，但目前國雄的成績還要再多多努力才行，國雄頑皮但不笨只是不愛念書，最好讓他來補習。

補習？醫菜陳不自覺拍拍扁扁的褲袋，他很難體會鄰居那些婆媽教不動孩子時，幾近咬牙切齒地說恨不得把頑劣的磨娘精裝回肚子裡。他沒辦法把孫子裝進肚子，不過有時真會妄想把國雄捏得折折，折回襁褓，他不需要多花費心力，只要熬癩餓飽那張小嘴就好。

國雄最怕阿公問他讀書，趕忙回說：「書讀完了。」

「騙肖，冊讀得完？」醫菜陳瞪著孫子，嘴上這麼說，語氣卻是平靜的，國雄知道阿公沒有真的生氣，他咧嘴笑了，露出兩排白牙，有人說是因為國雄的皮膚黑，才會特顯他的牙白，同學還因此衝著他叫喊「黑人牙膏」。不只牙齒白，國雄一雙靈動的大眼睛更是黑白分明一如日夜，由街坊鄰人的口中他知道自己承襲了母親原住民的血統，在他更小的時候醫菜陳把他放在醫菜車上出門做生意，那些婆媽總愛擦著他的雙頰，誇他五官輪廓深邃立體。

有些鄉人直率，在小孩面前亦不避諱探問醫菜陳，國雄的爸還跑船嗎？小孩的媽有回來看孩子嗎？醫菜陳不太應答，他也無法應答，兒子兩、三年才回家一趟，拿些許家用給他，摺著國雄，拍拍孩子的頭問：「認得我嗎？叫『爸爸』，叫呀。」吃頓飯，過一夜，又漂泊去了。至於媳婦，在兒子執意要去跑船時兩個人大吵了一架之後不告而別，聽說去臺北工作，那時國雄才度碎幾日，就這樣把還吃奶的娃丟給他。他有时悄悄觀察國雄，小孩的神情似乎對大人的對話似懂非懂，有時用大眼睛看著阿公；醫菜陳下意识地閃避了，他不知道孫子會問他什麼，但不管問什麼他都没把握能跟小孩子說清楚。國雄應該記不得他的媽媽吧？度碎困仔能記得什麼。